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



定義不是出發點

止善

讀書人愛擺弄道理，議論什麼總想先把某個定義搞清楚。一位研究文化很有心得的學者，說文化有兩百多種定義。他自己給文化下了一個三十六個字的定義，其中有三個關鍵詞，最重要的是說文化是一種「集體人格」。他的定義也有些費解，因為「人格」就不是個容易體會的東西，「集體人格」就更難得捉摸了。

科學，是人見人愛的東西。但究竟它們是科學？不少科學家也講不清，或者說，他們沒有時間去忙了。這可能是一條不錯的思路，因為科學稱為「非科學」好了。這可能是「科學」和「非科學」的代名詞，「非科學」未必一定就是不真不善不美的東西。

從定義上突破，發展創造性思維，先賢為我們作出了榜樣。忠君是孟子的主張，但卻贊成周王把統治者商紂王殺了，而且認為那不是「弑君」，而是「弑獨夫」。可見，孟子對於值得尊敬的「君」有他自己的定義。

這個世界真有意思，沒有了定義不行，但究竟要怎樣定義，是他們想為方便人們的溝通而架橋。好的定義，為公眾接受後便成了和諧生活的基礎。但皆大歡喜的定義是難得產生的。

譬如說，有個能叫人「生死相許」的東西叫愛情。什麼是愛情？有人說它是個結了婚就會死掉的東西。有人說它和牢固的婚姻相伴。人群中對這種說法的人都很支持，再加對此問題的討論根本不感興趣的人，彼此倒也相安無事，從來不見一個什麼標準答案可以來左右他們的生活。我想，那些為我們書寫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的男女，可能根

者樂於給出某定義，是他們想為方便人們的溝通而架橋。好的定義，為公眾接受後便成了和諧生活的基礎。但皆大歡喜的定義是難得產生的。

從定義上突破，發展創造性思維，先賢為我們作出了榜樣。忠君是孟子的主張，但卻贊成周王把統治者商紂王殺了，而且認為那不是「弑君」，而是「弑獨

夫」。可見，孟子對於值得尊敬的「君」有他自己的定義。

這個世界真有意思，沒有了定義不行，但究竟要怎樣定義，是他們想為方便人們的溝通而架橋。好的定義，為公眾接受後便成了和諧生活的基礎。但皆大歡喜的定義是難得產生的。

塞先艾的處女作

許定銘



不可開交之際，有一位智者提出「不爭論」。「文化大革命」裡，為這個問題爭了十年，把個國民經濟爭到崩潰的邊緣，如果再爭下去，日後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時下，台海關係已由多雲轉晴，「擱置爭議，共創雙贏」是一個不從定義出發來解決問題的好法子。十幾億華人的情感和智慧，面對這道淺淺的海峽，難道一直會無計可施？

記得三十年前，當有人為姓「資」姓「社」的問題爭得

不可開交之際，有一位智者提出「不爭論」。「文化大革命」裡，為這個

問題爭了十年，把個國民經濟爭到崩潰的邊緣，如果再爭下去，日後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時下，台海關係已由多雲轉晴，「擱置爭議，共創雙贏」是一個不從

定義出發來解決問題的好法子。十幾億華人的情感和智慧，面對這道淺淺的海峽，難道一直會無計可施？

記得三十年前，當有人為姓「資」姓「社」的問題爭得

不可開交之際，有一位智者提出「不爭論」。「文化大革命」裡，為這個

問題爭了十年，把個國民經濟爭到崩潰的邊緣，如果再爭下去，日後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時下，台海關係已由多雲轉晴，「擱置爭議，共創雙贏」是一個不從

定義出發來解決問題的好法子。十幾億華人的情感和智慧，面對這道淺淺的海峽，難道一直會無計可施？

但究竟要怎樣定義，是他們想為方便人們的溝通而架橋。好的定義，為公眾接受後便成了和諧生活的基礎。但皆大歡喜的定義是難得產生的。

從定義上突破，發展創造性思維，先賢為我們作出了榜樣。忠君是孟子的主張，但卻贊成周王把統治者商紂王殺了，而且認為那不是「弑君」，而是「弑獨

夫」。可見，孟子對於值得尊敬的「君」有他自己的定義。

這個世界真有意思，沒有了定義不行，但究竟要怎樣定義，是他們想為方便人們的溝通而架橋。好的定義，為公眾接受後便成了和諧生活的基礎。但皆大歡喜的定義是難得產生的。

記得三十年前，當有人為姓「資」姓「社」的問題爭得

不可開交之際，有一位智者提出「不爭論」。「文化大革命」裡，為這個

問題爭了十年，把個國民經濟爭到崩潰的邊緣，如果再爭下去，日後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時下，台海關係已由多雲轉晴，「擱置爭議，共創雙贏」是一個不從

定義出發來解決問題的好法子。十幾億華人的情感和智慧，面對這道淺淺的海峽，難道一直會無計可施？

記得三十年前，當有人為姓「資」姓「社」的問題爭得

不可開交之際，有一位智者提出「不爭論」。「文化大革命」裡，為這個

問題爭了十年，把個國民經濟爭到崩潰的邊緣，如果再爭下去，日後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時下，台海關係已由多雲轉晴，「擱置爭議，共創雙贏」是一個不從

定義出發來解決問題的好法子。十幾億華人的情感和